

心战情变曲

世 界 文 學 全 集

心 戰 情 變 曲

夏 都 伯 利 安 著
曾 曉 譯 之

上 海 中 華 書 局 印 行

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960號

世界文心戰情變曲（全一冊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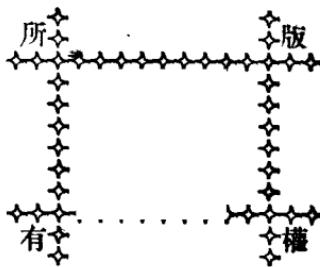
民國二十四年二月印刷
民國二十四年二月發行

◎ 定價銀一元二角

（外埠另加郵匯費）

原著者曾覺之

Chateaubriand



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
代理人 陸費逵
印刷者 上海中華書局

靜安寺路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 各埠 中華書局



夏都伯利安畫像

R.J. 655 / 13

譯者弁言

從前在外國讀書時，常有介紹翻譯之志，且擬有種種計畫：以爲翻譯第一在選擇精要；要作品爲代表作家的作品，要作家爲代表時代或派別的作家。由此，譯這一書，我們可以直接的窺見這位作家的全體大凡，間接的又可以窺見這個時代或這個派別的全體大凡。由小見大，即少見多，在我們現在的時代，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經濟方法。

第二，翻譯外國古籍當不同於翻譯現代著作：譯本不單可給一班人瀏覽，而且能供有心者研究；西洋各國翻譯古希臘拉丁典籍即其例。這要譯者洞解這書，這人，這時代，這國家，加以精詳的說明，比較的論斷；使讀者可即從譯本而懂得某種文學的大概，同時譯本亦似能單在譯文而獨立生活。即我們要能因翻譯而得吸收消化外國文學，這是我們譯者的最大奢望。

第三，翻譯怎樣精確，以中國一切的相懸，總難免於膈膜。所謂淮南爲橘，淮北爲枳，表面相像，味道不同；翻譯正如此。蓋歷史環境之差異，自然有許多不可以相喻；欲減少這種弊病，只有譯者造出一種似真的環境，使讀者恍若置身於原來，得似真的視影而已。所謂似真環境的創造是一個很笨的法子，即要譯者多加註解與說明，讀者能循之而得到真際；換句話說，這是使讀者更加

譯解譯本的法子。

以上的意思並非個人的創見，凡從事翻譯的人殆都有同樣的感想，只於各人在使其實現的方式上有不同罢了。

夏都伯利安三種便是因這些意思而翻譯：我們在法國十九世紀的浪漫文學作家中，以夏都伯利安為代表，在夏都伯利安的作品中，我們以阿達拉，雷儀，阿邦色拉基末代王孫的艱遇三種為代表。而這三種又各代表浪漫主義文學的一特色：阿達拉是愛自然與外向之情的歌唱，雷儀為時代病的解剖與描寫，阿邦色拉基末代王孫的艱遇則是回向中世與眷戀過去的抒發。浪漫主義文學的特色，可以說，重要的全在其中了。

我們在譯文前附了一篇原作者的傳，雖不詳盡，輪廓要算既具。三種原作之前各有一篇導言，略說每一種的性質為怎樣，及其寫成，藝術，影響等。譯者於導言中或多出題之言，這因一問題的討論，每引起他比較的興味，下筆不能自休，讀者可加以原諒。附錄中的譯文則於原作各種有關，而可以互相發明者，故列入。

這些外加的文字，在讀者或嫌其多，在譯者則尙感覺其不足。譯者原來的計劃是更多註釋

與更多說明的，外加的文字殆超過於譯文人事倥偬，時光不許，更以出版困難，讀者惜力，遂節縮之。如現在情形，理想實現之難，雖細小易爲之事亦有然者，固不必加以感歎！

三種的翻譯開始於六七年前，阿達拉與雷儀早既脫稿，阿邦色拉基末代王孫的艱遇直至最近方歲事，其間時日之差，或顯譯文之異。而又以時間關係，譯者不能將從前譯文細加校勘，心爲歎然。譯事本是困難，一人能力有限，雖龍勃從事，終不能無錯，譯者只求其無大過，及希望明達的指正而已。

又阿達拉與雷儀會有戴望舒君的譯本，譯者憾未能取以對校，阿邦色拉基末代王孫的艱遇則似尚未有人翻譯，這是第一次譯本了。

最後譯者所根據以翻譯的原文是 Garnier 書局出版的夏都伯利安全集本；最近法國大學叢書中有阿達拉與雷儀合刊本，著名研究夏都伯利安的批評家 Chinard 特爲校訂與撰序，譯者曾取以參考。這是阿達拉與雷儀的批導本子的影子，正式的批導本子想不久可以出來。阿邦色拉基末代王孫的艱遇則有 Champion 書局出版的批導本子，爲譯者所根據，且多取資處。

至於研究夏都伯利安的批評書籍甚多，難以悉舉，茲將重要而常見者引之如下：

Sainte-Beuve: Chateaubriand et son groupe littéraire.

Villemin: M. de Chateaubriand.

Faguet: Dix-neuvième siècle.

Lemaître: Chateaubriand.

Lescure: Chateaubriand.

Bédier: Etudes critiques.

Bédier: Nouvelles études.

Chinard: L'Exotisme américain dans l'œuvre de Chateaubriand.

Noreau: Chateaubriand.

*Giraud: Chateaubriand, études littéraires.

Giraud: Origines du Génie du Christianisme.

(頗難找，在出版作者是現在專門研究夏都伯利安的人)

Rouff: La Vie de Chateaubriand.

關於夏都伯利安的著作版本，Garnier 書局的全集為最善，但全集中無境外回憶錄，

憶錄亦以 Garnier 書局本爲性。通信則正在出版，由 Champion 書局印行，這個書局又發行許多關於夏都伯利安的著作，如他的夫人的回憶錄，及他的僕人的日錄等。

(附記)心戰情變曲的原名爲夏都伯利安三種，後應出版者之要求而改的。夏都伯利安在阿達拉序文中，說他的主意在描寫人心之衝突與感情之多變；而這三種的題材正不外此，以心戰情變一詞概括似不至過度違背原作的大意。雖然心戰情變一詞有些特別，也只索罷了。又直至最近我方從友人處曉得，阿邦色拉基末代王孫的艷遇曾經施蟄存君翻譯。是則我所譯的三種都是重複翻譯的了。

心戰情變曲目錄

夏都伯利安畫像

禮殯阿達拉

雷儀與阿美麗散步

雷儀對古蹟而冥想

阿蘭伯拉宮的內部

譯者弁言

夏都伯利安傳

一 阿達拉

譯者導言

初版原序

三版原序(續)

阿達拉與雷儀合印單行本原序（節譯）

全

本文

先聲………分

本事：

獵人………盈

耕者………二

慘變………三

禮殯………四

餘韻………五

附錄：

無年月日的日記………六

在亞美利加土人處度的一夜………七

大自然的兩面景………八

二 雷儀

譯者導言 一七

論感情之潮(原代序一) 一九

答辯(原代序二) 一九

本文 一九

附錄：雷儀致薛留達書 三三

三 阿邦色拉基末代王孫的艷遇

譯者導言 一四

原序 一五

夏都伯利安傳

一九二七年夏秋之交，避暑布列丹省，浴海大西洋濱；於時景物蕭索，憂鬱橫空，既霧失之陽迷，更風號而浪走，除灑天綠水，赤地磽石外，便是漁舟古屋，頑童健婦，零落散置，閒懶遊走而已。人稱布列丹爲浪漫思想之泉源，蓋以地瘠濱海，民族特異，富冒險獨立精神，饒神奇怪美想像，表現於外，自然不同。今日親臨，始信不虛。我此行非僅在健身避暑，主要目的是欲乘此機會一遊夏都，伯利安 (Vicomte François-René de Chateaubriand, 1768—1848) 的故鄉。蓋自兩年來，浸淫於他的著作，薰習於他的藝術，心猶未厭，非憑弔他生長地，不足以澈快我嚮往之情。所以我當旅行之終，經布列丹省會練尼而遊康堡，雷儀一書的舞臺，亦即作者消磨他幼年生活的所在；後至聖馬羅，這是夏都伯利安的生身地與長眠處。

我到聖馬羅時，正值高秋天氣，暴風吹散，使人知是秋分之前後；我選一家傍海岸的旅館住下。我房面西，窗臨大海，突入海中的巖石歷歷在望，我曉得夏都伯利安的墳便在其中的一石上了。我趁太陽未入海，暝色尚距遠時，急從捷徑瞻仰這座久欲一見的墳。橫過沙灘，逾越巖石，我至

突出最前的石端，墳現在我面前。

墳很簡單：在挺立巖巔的峭壁上，人工砌成的尋丈方地，堅實黝黑的鐵柵欄保護着一塊方形墳石，如普通常見之墳。墳石上不特絕無裝飾，即照例的墳中人的姓名，生卒年月日亦沒有，沒有一個字，沒有一點表示，似不願爲人知而有意泯沒於遺忘中者。但一副石作的大十字架矗立其上，人曉得這是有意義的，因爲這有異於尋常而澈日夜的墳下的潮聲，常在望的墳前的海景，我無需以這邊的寂寥孤獨與那邊的洶湧浩瀚相比，謂有似於人類在大自然中的命運。至少至少，這是夏都伯利安的命運；我鶴立墳前片時，我恍然悟得這墳不單明白概括的表現了墳中人的生平思想品性，而且這是夏都伯利安的一種最瑰美的創作，苟人能善逆其意，則知他對於他的墳的慘淡經營，一如他對於他的著述的苦心造作。

我說這墳是墳中人的創作，因爲地點的選擇，墳的構造與點綴等，都由墳中人尙在世時規定；他爲什麼這樣？或由於好創作的習性，爲自己的喜悅，或由於愛榮名的心理，特留此以炫異，這都不必論。總之，夏都伯利安是一位藝術家，創作者，他自造他的命運，他美化他的生活，他要全始全終的表現他的藝術精神，施展他的創作力量，直至於身後的墳墓爲止，固無足怪。他藉這墳表現了一切，又可以說他凝聚他的一切於這墳，使後人一看而曉得他是怎樣的人物。因爲他

是海的愛人，海是他的情女，所以他要長眠於他生身地的海邊；因為他迷戀新大陸從新大陸帶得一位全新的女詩神，爲他藝術的不盡資源，所以他要墳向着西方，時刻聽着同時滾打新大陸的潮聲；因爲他是基督徒，他是擁護基督教而以復興基督教爲己任的人，在基督教人是上帝的臣僕，無需將個人姓氏留於世間，所以他不要在墳上有任何裝飾文字，所以他只要一副大十字架矗立於墳上。夏都伯利安的藝術思想，精神生活，便盡於此。

更遼目四矚，凝神一想，則這墳的意指仍別有在：對這巍然突入海中的孤兀巖石，看無邊波浪不停的滾滾衝來，潮水片片擊石而飛濺爲泡沫；秋冬暴風雨的吹打，春夏烈陽光的烤炙，巖石頑然抗拒，蒙黛黑的表色，似無覩此而十分熟習者。間遇良時佳日，有海鳥飛過，偶然憩息，帶來從無人知的遠方新聞，或將翻身望神祕之國去，故來相告。又當夜靜潮平，天淡雲稀，幽嫋素月，姍姍來臨，似含羞而微笑，若無言而問訊，無限深情，特來慰巖石的最深邃的午夜岑寂。人說巖石何知，徒然想像，殊不知石以人靈，墳中人早就將這些情景收羅在他的胸中了。因爲夏都伯利安是茫茫人海中的孤傲巖石；他的生平性格可以孤獨寂寞，倨傲自尊兩項說盡，而暴風雨與烈陽光，奇海鳥與美明月，都是他在世數十年中的遭際寫照，則他特選這海邊的巖石爲他的長眠地，又豈能比擬於無心而泛泛者！全是他個人的遺作！

我又想到他的畢生大著墳外回憶錄，夏都伯利安以他的在人世爲在墳外，而自居爲墳中人，則他對於墳的重視可知，則他必以墳爲他所有一切的重要表現可知。我徘徊久久，初時頗覺這種對於墳的重視，這種處處求表現自己的精神，與我的謙虛不求知的態度不合；及我再次來到這墳前，經過了回想，我明白的懂得了墳中人的意指。這是藝術精神驅策他爲此。所謂藝術，推至極端，是反於自然而結果又合於自然的人工造作；所謂藝術家，真正的藝術家，是使無形爲有形，易混亂以理致，化渾淪爲劃一，給質料以某種法式的人們：藝術家不單創造作品，而且創作生活。藝術家的生活殆爲藝術家最得意的創造，凡他的一言一動都是慘淡經營的，如造句用字，設色着筆，然是則安排自己的生活，計畫自己的一切，乃藝術家的必然性質了。持此以論大藝術家的夏都伯利安，則他對於墳的預計乃他的分內事：我洞曉這層，我不禁有感歡喜之餘，試爲一述他的生平，藉伸積悃。

一千七百六十八年九月四日，夏都伯利安生於法國北方著名的海軍港，聖馬羅市的一座頗有荒涼意態的房屋中；時值高秋，暴風吼號於海上，而距海非遙，戶外之颶颶竟掩室內之呱呱，他的母親遂於此慘鬱之際苦他以生。他排行第十，前面的九個小孩，四個生來即死，餘五個，一是

男，四爲女。他家世貴族，頗著戰蹟，受封爲伯爵；及他的曾祖祖父，家道中落，封地不守，移居於聖馬羅。他的父親不耐這種景象，決計遠走，求財富於他方，初爲軍人，以勇敢稱，隨僑民至印度，辛苦積聚，腰纏累累而回故鄉，乃購康堡故第，重整門戶；同時結婚，育子女，度他貴族的生活。我們由此曉得夏都伯利安的父親是歷盡艱苦而意志堅強的尊傲的人，而他的母親亦頗有才思，虔信上帝而不十分注意於家事與子女教育；蓋子女多，不能盡心，而習俗又重長子，所以夏都伯利安出世不久即交乳母撫育，遠開家園。

照他說的，這是他的第一次放逐。因此而他的愛情最初寄託在乳母身上，而乳母對他的好意亦值得他的這種情誼。除乳母外，留心他的是比他大兩歲的姊姊露茜爾；他姊姊的情形與他相同，都因前面有長姊長兄，不大爲父母所愛惜，無形中兩人乃成爲相憐的同病者。七歲，母親帶他至外婆家，初次與宗教的莊嚴儀式接觸，使他很感動，植他對於宗教的虔敬之根基。又於外婆家聽到一位失戀的姑太太的怨歌，在他的銳敏感覺中第一次起人生多難的思想，而知人事之易失望而不可恃。父親對於他的教育頗放任，讓他閒散，他遂與隣居小孩日嬉遊於海邊沙灘，爲種種的遊戲。他這時即顯示他堅強桀驁的性情，愛體面榮譽的脾氣：一次與羣兒廝打著名，被稱爲小騎士，他傲然自得；又一次耳朵被石擲破，血流滿面而不承痛苦，頑固的忍耐着。這種放任的